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十七

君道

善行

善行

周武王克商平天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於營丘。曰齊。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召公奭於燕。餘各以次受封。

成王初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

於成王。公既沒。王以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世以重祭享之。

宣王以召穆公既平淮南之夷。用賞其功。錫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祖。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遂賜之策命。故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襄王時。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且來獻俘。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列國。晉悼公時。鄭簡公使人賂晉。以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之。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

以待我。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鄭簡公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平公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段之父有勞於

晉國。余聞而弗忘。賜汝州田。以胙。乃舊勳。段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段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於終始乎。

漢高祖既定天下封功臣皆為列侯。至奏位次。羣臣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軍無見糧何轉漕給食不乏。陛下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遂封何鄴侯。參平陽侯。張敖宣平侯。周勃絳侯。樊

曾舞陽侯。酈商。曲陽侯。奚涓。魯侯。夏侯嬰。汝陰侯。灌嬰。穎陰侯。傅寬。陽陵侯。靳涉。信武侯。王陵。安國侯。陳武。棘津侯。王吸。清河侯。薛歐。廣平侯。周昌。汾陰侯。丁復。陽郡侯。蟲達。曲成侯。○帝以陳平從征伐。數出奇計。以定天下。及剖符定封。以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因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五年。詔故粵王。三諸世奉粵祀。初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三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至是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

惠帝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受分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詎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

相陳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穎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

文帝元年夏四月。封宋昌為壯武侯。是時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由是封昌為侯。

景帝二年。封鄼侯蕭何之孫嘉。以奉何祀。制詔御史曰。故相國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

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

武帝元光間，拜衛青車騎將軍，出上谷擊匈奴，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元朔元年，青復率騎出鴈門，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封長平侯。五年，青復將出高闕，得右賢王下裨將十餘人，人畜無筭，引兵還至塞。帝使使者持印，即軍中拜青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帝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

匈奴王十餘。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其子伉
為宜春侯。不疑陰安侯。登發干侯。○霍去病
為驃騎將軍。封冠軍侯。元狩三年春。將萬騎
出隴西有功。益封二千二百戶。其夏復統兵
出北地。遂深入至祁連山。斬首虜甚多。益封
五千四百戶。○李廣利等擊匈奴還有功。帝
乃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貳師將軍廣利征
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泝河出涉流
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

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奮行者封爵有差。

昭帝時。張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帝詔曰。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為富平侯。

宣帝本始元年。詔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前

將軍龍頌侯增太僕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侯
昌諫大夫宜春侯譚當塗侯平杜侯屠耆堂
長信少府關內侯勝邑戶各有差封御史大
夫廣明為昌水侯後將軍充國為營平侯大
司農延年為陽城侯少府樂成為爰氏侯光
祿大夫遷為丘平侯賜右扶風德典屬國武
廷尉光宗正德大鴻臚賢詹事疇光祿大夫
吉京輔都尉廣漢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
又詔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

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千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帝為皇曾孫時繫獄丙吉極愛護。然吉為人深厚不伐善。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乃詔曰。御史大夫丙吉於朕有恩。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食邑千三百戶。○地

節二年。詔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宿衛孝
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遭大難。躬秉
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
下烝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
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母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及薨。帝親臨其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
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發材
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
謚曰宣成侯。封其子山為樂平侯。○帝思股

肱之義。迺圖其人於麒麟閣。凡十一人。法其
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
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
張安世。車騎將軍龍頤侯韓增。後將軍營平
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博陽侯丙吉。御
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
府梁丘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皆
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

元帝初元二年。詔前將軍蕭望之。傳朕八年。

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成帝以故博陽侯丙吉於宣帝有舊恩尤重。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鴻嘉元年。詔左將軍史丹。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一。封丹為武陽侯。及

丹寢病。願歸治疾。帝愍以職事久留之。使躬不瘳。乃使光祿勳賜丹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專精神。近醫藥。以輔不衰。

光武時。祭遵從征隗囂。囂破。帝東歸。幸遵營。勞享士卒。作黃門武樂。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及卒。帝愍悼之尤甚。喪至河南。帝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喪禮成。復祠以大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帝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謚曰成侯。其後朝會。帝每歎曰。

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帝遣征西
大將軍馮異定關中。異被讒。上章自理。詔報
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
何疑。而有懼意。及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
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
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
卒燕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
稽首謝。○帝遣來歙伐蜀。公孫述使刺客刺
歙。歙自書遺表曰。臣夜定後。為賊中傷。臣要

害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光武聞。大驚。省書攬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歛攻戰連年。平定羗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歛。征羗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喪送葬。

明帝永平二年。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鍾。馮。

異主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
邳彤。鮪。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
房之親。獨不與焉。

和帝永元五年。以軍司馬班超擊匈奴有功。
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先帝命
將帥擊之。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
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
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使軍司馬班超安集

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
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
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
誅。黜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
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
邑千戶。

安帝永初六年。詔封陽夏侯馮異之孫晨為
平鄉侯。帝即位。思中興功臣。乃下詔曰。建武
元功二十八將。至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

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以上。晨以父。普有罪國除。至是復得嗣封。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唐太宗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帝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

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突厥入寇。王君廓邀擊破之。帝聞而大悅。徵之入朝。賜與御馬。令殿廷乘之而出。又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

秦王目眦出血。君廓往擊建德。將出戰。徐勣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如此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領幽州。○帝宴群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房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魏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功臣李世勣嘗患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帝自翦鬚與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帝曰。朕為

社稷。非為卿也。○貞觀十七年。詔圖功臣於
凌煙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
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
劉弘基。屈突通。竅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
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
李世勣。秦叔寶等。凡二十四人。

玄宗天寶六載正月。南郊禮畢。詔太廟配享
功臣。高祖室。宜加裴寂。劉文靜。太宗室。加長
孫無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

輔劉仁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文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

德宗嗣位。以郭子儀禦吐蕃有大功。詔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薨。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群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

宋太祖開寶三年。以潘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

朗州團練使征嶺南既平。屢拜山南東道節
度使。復從曹彬平南唐。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及征太原。討范陽。鎮幽州。大破遼兵。封代國
公。改忠武節度使。進封韓國公。

太宗時。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給
宰相俸料。仍遣其弟安易齋詔賜之。又遣使以璽
書賜普曰。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命。
用表尊賢。今賜羊酒。卿宜愛精神。以副
眷注之意。○太平興國中。以平北漢功。齊

王廷美進封秦王。薛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左
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曹彬兼侍中。白進
超。崔翰。劉廷翰。田重進。米信。並領諸軍節度
使。楚昭輔。崔彥進。李漢瓊。並加檢校太師。王
仁瞻加檢校太傅。石熙載加刑部侍郎。文武
從臣進秩有差。

真宗以曹彬在太祖時多戰功。太宗因其伐
契丹敗績。稍被責降。至是復彬檢校太師。同
平章事。尋召拜樞密使。及被疾。帝趣駕臨問。

五伯書卷十一
十五
手為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卒。贈中書令。追封
濟陽郡王。謚武惠。贈妻高氏。韓國夫人。子瑋。
琮。璨。俱領旌鉞。仍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
人。未幾。詔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庭。

神宗時。韓琦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帝
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
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塚。琢其碑曰兩朝顧
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
廟庭。

高宗時兀朮舉兵攻仙人關。謂都統制吳玠曰。公若來降。當得美地百里而王之。玠曰。已事本朝。安有二心。遂大戰破之。帝聞而嘉歎。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手札曰。朕恨阻遠。不得拊御之背也。及玠卒。詔立廟。仙人關祀之。賜額曰忠烈。○帝謂宰相執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劉錡以孤軍首挫賊鋒。兀朮遁去。其功卓然。遂超授節鉞。復賜手札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張俊卒。帝親臨其喪。謂秦檜曰。

張俊遽亡。曩日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以旰。命內侍張去為護葬事。第其功特封循王。○曹成為亂。執向子誣。據道州賀州。命岳飛捕之。嶺表悉平。帝召至行在所。諭令繫金帶上殿。賜御札于旗曰。精忠岳飛。令行師必建之。○詔圖像功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主曾李繼隆呂夷簡曹瑋韓琦富弼曾公亮司馬光韓忠彥等一十六人。配享景靈。

官○苗傅等殺王淵為亂。帝命平寇將軍韓世忠往討之。世忠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箭者必斬。及傅平。加世忠兩鎮節度使。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又封其妻梁氏為國夫人。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並始此。已而敗虜寇於淮陽。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節度。大將賜功號。節度開三鎮。亦自世忠始。理宗寶慶二年三月。詔太常寺繪配享景靈。

宮功臣趙普以下十六人。及增趙鼎呂頤浩
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七人。凡二十
三人像於功臣閣以昭勲崇德為名

元世祖時。王禕祖屢有戰功。又從諸王也忽略
地三韓。降天龍諸堡。下甕子城。竹木寨。苦苦
數島。帝嘉其功。賜以金幣。官其子興千戶。仍
賞其部曲。移鎮高麗平壤。帝遣使諭之曰。彼
小國負險自守。釜中之魚。非久自死。緩急可
否。卿當熟思。禕祖乃募民屯戍。闢地千里。盡

得諸島嶼城壘高麗遣其世子倂出降遂以
倂入朝帝慰撫之曰卿父子勤勞於國誠節
如一進緣邊招討使兼北京等路征行萬戶
賜寶鞍弓矢還鎮

國朝洪武二年正月

太祖皇帝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
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
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
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

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奉成算。遂翦群雄。顧臣等愚陋。大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十八年二月。太傅魏國公徐達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

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欬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享

太廟畢。遣官祭功臣于鷄鳴山廟。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

太廟配享。但於本廟祭之。

太宗曰。

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自有廟。俟

太廟享畢。亦別遣官。即其廟祭之。於義可也。著為令。○永樂四年八月。饒州府言鄱陽康山忠臣廟圯壞。請命脩治。

太宗顧侍臣歎曰。此皆首佐

皇考成帝業者。不幸遇艱難。效忠奮義以死。昔

人盛德百世祀。今不數十年而廟壞不治。豈報德勸功之道。今國家於異代忠義之臣。猶致禮其祠墳。況

皇考股肱爪牙之臣哉。禮父母所愛亦愛之。況有功於國乎。遂命工部即遣官督脩。仍諭所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悉復其家。

褒嘉

虞舜以禹治水成功。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曰。來禹。濟水。做子。

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
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
績。

商高宗得傳說為相。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
朕德。時乃風。

漢高祖微時。數聞魏公子無忌賢。及即天子位。
每過大梁。嘗祠之。十二年。擊黥布。還為公子
置守塚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

景帝三年。吳王濞反。使使者至衡山。衡山王
勃堅守無二心。吳楚平。衡山王來朝。帝勞苦
之。以南方卑濕。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賜
謚曰貞。

武帝元狩四年冬。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
長。式。河南人。嘗輸財縣官。以助邊。帝使使問
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顧也。
曰。家豈有冤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
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

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帝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之，賜田十頃，布告天下。元鼎四年，式又上書求佐軍，帝下詔褒嘉之，賜爵關內侯。

宣帝時，尹翁歸為右扶風，病卒，家無餘財。帝詔曰：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踈，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扶風尹翁歸，廉平嚮正，治

民異等。旱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帝以膠東相王成治甚有聲。嘗褒異之地。節三年。復以成勞來不急。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詔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元康初。以揚州刺史黃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神爵五年。詔曰。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

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
貧窮。獄或八年。丘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
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
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
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
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成帝建始元年。報張禹田。朕以幼年。執政萬
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安國政。君何
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

三傳書卷之六十一
二十三
焉。君其固心致思。總兼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

光武建武元年。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四年。報耿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

足相方而韓信嚴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
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
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以馮勤
為中書令。拜司徒。勤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
母八十。每宴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
謂諸王公主曰。使勤貴顯者。此母也。

章帝以江革有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
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者行之冠。衆
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

見穀千斛。賜臣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順帝漢安元年。張綱守廣陵。賊張嬰等詣綱降。綱尋卒。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烝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朕甚愍焉。拜綱子績為郎中。賜錢百萬。

桓帝建和三年。詔曰。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

夷魚忠踰隨管。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乃勲。用登九列。不永夙終。良為愴然。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永康元年。詔曰。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審諄之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

晉武帝時。王祥為太保。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

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帝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其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林帳篔簹褥。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

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謂太保高
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
乃出。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
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周形而已。屋室
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深為慨然。其賜六尺
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唐太宗貞觀初。代州行軍總管李靖。撫納降附。
突厥頡利可汗。婦款帝勞之。曰。昔李陵提步。

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也。○六年。蠲布衣邊。鳳舉。韋弘宗。崔定仁。陳嗣等四家課役。鳳舉。渤海人。弘宗。巴西人。並以孝聞。葬父母。皆廬墓次。負土成墳。弘宗廬前產芝數十莖。定仁博陵人。親沒為偶像。晨昏定省。若平生焉。隋末群賊蜂起。莫敢侵掠者。嗣隴西人。四葉同居。稱為邕睦帝。異之。並下詔褒美。○虞

世南卒。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又
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
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云。
石渠東觀中無復斯人矣。後帝為詩一篇。述
古興亡。即其靈坐焚之。又後數歲。夢其進謹
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右武侯將
軍張士貴破反獠。還帝勞之曰。聞公親蒙矢
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無以加也。朕嘗聞以
身報國者。不顧性命。雖聞其語。未覩其實。今

於公見之矣。○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帝謂左右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帝聞魏徵寢疾。遣使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家。動靜以聞。帝復與太子幸其第。及徵薨。帝自製碑文。并為書石。嘗謂侍臣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

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見得失。微亡朕失一鏡矣。

高宗麟德三年，有事泰山，路過鄆州，聞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帝親幸其宅，問其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對，帝為感動，遂推異之，賜以縑帛焉。

玄宗時，宋璟為宰相，嘗侍春宴，帝以所用金筋令內臣賜璟，璟受之，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非賜汝金，賜之以筋，表卿之直也。」璟乃

下殿謝○帝幸東都以盧懷慎居相位清儉

不營產及卒家無留儲乃下制賜其家物百

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鄆杜間望

懷慎家環堵庠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

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為罷獵

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

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為文帝自書之

肅宗即位尊太公望為武成王以歷代良將

田穰苴孫武吳起白起樂毅張良韓信諸葛

亮李靖李勣等十人配享。比孔門十哲云○
至德二載郭子儀克復東京。以功加司徒封
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具軍容迎灞上。帝勞
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

德宗詔以歷代武臣功畧尤著者。管仲。孫臏。
范蠡。王翦。廉頗。趙奢。李牧。田單。曹參。周勃。彭
越。周亞夫。李廣。衛青。霍去病。趙充國。鄧禹。馮
異。寇恂。吳漢。賈復。耿弇。馬援。段熲。皇甫嵩。張
遼。鄧艾。關羽。張飛。呂蒙。周瑜。陸遜。陸抗。羊祜。

杜預王濬謝玄陶侃慕容恪王猛檀道濟王
鎮惡王僧辯吳明徹長孫嵩慕容紹宗斛律
光宇文憲韋孝寬于謹楊素韓擒虎史萬歲
賀若弼李孝恭尉遲恭蘇定方裴行儉王賔
王孝傑張齊丘郭元振張仁亶郭子儀等六
十四人俱配享武成王廟

憲宗元和四年春是時魏徵玄孫稠貧甚以
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
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

師道何人敢掠斯羨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之。帝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穆宗長慶中以李愷在玄宗時被安祿山所害。其子源始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源痛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日惟一食。自營墓為終制。時時偃卧堦中。帝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愷履難居。首正色就死。殊節卓焉。夫褒忠所以勸臣節。

旌孝所以激人倫。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做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宋太祖即位。吳越國王錢俶以其地來歸。其貢奉視前朝有加。帝尤優賜之。改號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夫人。及討江南。詔俶率兵入拔常州。加守太師。復遣大將沈丞禮等隨王師平潤州。

遂進討金陵。已而封侂為王。侂與其妻及子
惟濬等來朝。車駕先幸禮賢宅。按視供帳之
具。令侂居之。詔謂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
土宇。輔翼帝室。震疊皇靈。可賜劍履上殿。書
詔不名。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言異姓侯
王無封妃之典。帝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令
侂歸國。特賜導從儀衛之物。自禮賢宅陳列
至迎春苑。自侂之至。迨於還國。所賜金器萬
兩。白金器又數萬兩。白金十餘萬兩。錦綺綾

羅四十餘萬匹。馬數百匹。他物不可勝計。

太宗至道元年燈夕。御樓張宴觀燈。時李昉以司空致仕家居。帝思之。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帝親酌御樽飲之。選餽校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

真宗時。杭州隱士林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

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而嘉之。因賜之粟帛。及卒。賜謚和靖先生。○帝以張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永興徙知益州。剛方自任。威德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謝濤傳旨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李宗諤為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帝謂曰。聞卿至孝。宗族既多長幼。雖睦。朕嗣二聖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及宗諤卒。帝甚憐之。謂宰相曰。宗諤可大用。

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又官其子弟。

仁宗時宰相呂夷簡感風眩，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入中書，夷簡上表固辭。御府出萬金藥，帝剪髻賜之手，詔曰：「古人有言：髻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髻，合湯藥表予意也。」及夷簡薨，帝震悼，對執政語及輒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乎？」

神宗時。呂溱知開封府。嘗以職事對。帝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迹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屬臣節。

高宗紹興五年。賜知樞密院張浚書曰。上流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

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遣使賜詔趣歸。及至帝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群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力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座隅。○帝以韓世忠為將。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降詔獎諭之。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帝嘉之。

故獎之以詔

元世祖時高鳴為翰林學士。遷侍御史以敢言
被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
兒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大
官酒肉慰勞之。○揚州儒學正李淦上言。人
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
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淦
詣京而李已卒。授淦江陰教授。以桂其直
國朝。吳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

中來請事。

太祖皇帝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勲。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

以不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
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
之○

太祖皇帝勅禮部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
義身歿而名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
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
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
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
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教

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平章常
遇春平贛州軍還。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
外。南平諸郡。兵不失律。民無所擾。自嶺以南
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
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功。以
答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酌功。爵以旌德。俟海
宇寧謐。恩數有加。將軍其獎率三軍。更圖後
舉。茂建偉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託。將軍其
勗之哉。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庚申。居寧夏都指揮僉事韓誠來朝。初誠言韃靼列部同居寧夏者有懷貳之心。

太宗未忍發。既而果叛。為鎮兵所禽。斬獲相半。至是誠來朝。

太宗曰。朕於遠人來歸者。皆推誠待之。不疑。早從爾言。發兵禽叛。何致多損物命。然初不發兵者。猶欲懷之以恩。不謂豺狼終不可馴。今彼悉就禽戮。皆其自取也。然爾忠誠明於幾

先朕嘉念不忘。自今更加勉之。命禮部賜誠
鈔二百錠。羊十羴。酒五十瓶。仍宴之於會同
館。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

仁宗皇帝諭禮部臣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
於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
旌褒之典。況大臣捐軀為國。何可不褒卹。其
贈儁太子少傅。賜謚節愍。遣人祭之。已而歎
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

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
之計國亦何賴

五倫書卷之十七

五倫書卷之十八

君道

善行

賞罰

虞舜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周文王罪人弗孥。官人以世。

列國。晉文公出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叔狐。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

三賞而不及我。子試為我言之。咎犯言於公。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旣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

夫勞苦之士。子固為首矣。豈敢忘乎哉。○公
與荊人戰於城濮。公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
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
而已矣。又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
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
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
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
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
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

行之矣

楚莊王以士慶為令尹。授之相印。中庶子聞之。泣曰。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將死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

齊威王即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國人不

治。王於是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之。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鄆。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

兵於齊

漢高祖即位。斬項羽故將丁公。初丁公嘗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羽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季布亦羽將也。數窘辱帝。至是購求之急。布髡鉗為奴。自賣于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入洛為滕公言之。滕公言於帝。乃赦布。召拜郎中。

光武以李忠為右將軍。封武固侯。忠從光武
攻下屬縣。至苦陞。光武會諸將問所得財物。
唯忠獨無所掠。光武曰。我欲特賜忠。諸卿得
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明帝時。何湯為郎中。守開陽門候。帝微行夜
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
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

章帝時。尚書令韓稜僕射邳壽尚書陳寵。同
以才能稱。帝特以寶劍賜三人者。手署韓稜

以楚之龍淵，郅壽以蜀之漢文，陳寵以濟南之椎成。論者謂稜淵深，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鑿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唐太宗時，顏師古為秘書少監，專刊正古篇奇字，討析申熟，必暢本源，及注班固漢書上之。帝嘉其著述之勞，賜幣二百段，良馬一匹。

帝謂房玄齡有匡弼之善以黃銀帶賜之又
曰杜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淚
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一帶遣玄齡送
如晦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勅賜御饌
往祭既祥後恩禮無衰

中宗時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筠鮑思恭
劉景陽等以虐暴為能官以凶殘為奉法往
從按察政多寬濫帝以光業等雖已云殂亦
追奪其官爵景陽見在者宜從貶降其枉被

殺者各還其官蔭

玄宗開元四年有言者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帝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廷試以理人策惟郵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左遷刺史○天寶六載河北道黜陟使奏縣令楊懋等七人有清狀李連等八人有善狀劍南道黜陟使以江油郡太守趙愷等六人贓

狀聞初嘗詔舉守令。及是帝謂懋連等宜與
遷轉。其舉主亦從褒異。愷等並准律科斷。其
舉主各量犯者罪狀輕重。咸從貶黜。仍宣示
中外。以為懲勸。

代宗時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
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覆。時
渭南縣令劉滂。曲附度支。且干善名。以縣界
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分巡御史趙計不
欲忤度支。奏報協滂。帝覽奏。以為水旱咸均。

不宜渭南獨免申命侍御史朱敖再覆敖復
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怒澡因謂敖曰縣
令職在字人不損亦宜稱損損而不聞豈有
恆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
覆澡及趙計並伏罪乃罷澡為萬州南浦縣
貲外尉計為澧州貲外司戶參軍

宋太祖擁兵自陳橋還周侍衛親軍副指揮使
韓通自禁中馳歸謀率衆禦之軍校王彥昇
逐殺通於其第妻子俱死太祖聞之特贈通

中書令以桂其忠。而怒彥昇擅殺。終身不與節鉞。○帝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偵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瞻為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進爵秩。呂餘慶。叅知政事。曹彬自蜀還。橐中唯圖書衣裳。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為宣徽院使。彬

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神宗時。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陞侁為副使。

元太宗時賈居貞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以黃金餽之者。居貞卻之。帝聞而嘉歎。勅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

世祖時廉希憲為中書左丞。出鎮荆南。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婦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來鎮。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其澤。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及卧疾。久不

愈名還朝。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

成宗時。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等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賜黃金五十兩。

國朝

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十二月。封右丞薛顯為永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

專殺之罪。

太祖名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

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蹟。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招其勇畧。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為性剛忍。朕屢裁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經。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寃於朕。朕欲加以極刑。

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諸將臣皆頓首。○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

臣

上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

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名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上因歎曰。同厯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永樂二年十一月。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

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太宗皇帝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去邪

虞舜攝位。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列國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
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

日

漢景帝三年。襄平侯紀嘉之子恢說不孝謀反。
欲以殺嘉。大逆無道。詔謂嘉不與反謀。赦嘉
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
成帝時。故將作大匠解萬年佞邪不忠。妄為
巧詐。多賦斂。煩徭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
死者連屬。詔謂其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

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徙萬年燉煌。

哀帝時。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刻漏。可以永安國家。已而詔曰。朕過聽賀良等言。冀為海內獲福。卒無嘉應。皆違經古。不合時宜。其罷改元易號事。賀良等下獄伏誅。

唐太宗既即位。謂裴虔通在隋時委質藩寮。乃潛圖弒逆。雖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復詔宇文化及暨弟智及等咸居列職。爰在江都。遂行弒逆。雖事

由前代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宜從重典。以
厲臣節。其子孫並宜禁錮。勿令齒敘。其黨萊
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
府長史唐奉義。武牙郎將元禮。並蒙隋代任
使。乃協契宇文化及。搆成弒逆。宜依裴虔通
除名。配流嶺表。○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
萬紀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帝
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卿未嘗進一
賢士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

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即日黜萬紀使還家。

玄宗開元二年。以涪州刺史周利貞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張利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縣令劉惲。楊允康。璋。侍御史封詢。行等皆為酷吏。並放歸草澤。終身勿齒。○三年冬。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

帝遽命傑視事。貶日知為歙縣丞。○十九年。初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多附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福順倚其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帝由是不悅。毛仲妻產子三日。帝命高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帝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於是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

代宗時。同平章事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帝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帝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皆伏罪。賜自盡。晏謂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帝乃誅載。而貶縉為括州刺史。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德宗初即位。以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

進劉忠翼。掩義隱賊。詔並除名。長流。既行。皆賜死。又貶左丞薛邕為連山尉。時賊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載。王縉。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邕自宣歙觀察使徵為左丞。其去宣州時。盜隱官物以巨萬計。至是殿中侍御史負寓發之。故貶為尉。

憲宗初嗣位。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戶。伾寢陋吳語。順宗素所褻狎。而叔

文徵知文義好言事順宗亦稍敬之以任為散騎常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庶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互相推獎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及叔文為戶部侍郎有惡其專權者削去翰林之職任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未幾以母喪去位叔文與其黨謀起復任請起叔

文為相。疏三上不報。任知事不濟。忽叫曰。任中風矣。遂輿歸不出。至是順宗傳位於帝。二人遂遭貶。其黨皆坐貶為諸州刺史。任未幾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穆宗即位。貶皇甫鏞為崖州司戶。初憲宗時。淮西既平。鏞判度支數進羨餘有寵。帝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同列。求退不許。乃上疏論之。鏞自知不為衆論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穆

宗在東宮知其奸。至是即位。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宣制貶罇。市井皆相賀。竟死。貶所。○誅台州刺史柳泌。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憲宗時。皇甫罇與道古薦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帝以泌權知台州。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罇李道古保護之。憲宗復使待詔。服其金丹多躁。已而暴崩。帝立。遂誅泌。

貶道古

宋真宗時宣政使王繼恩罷。均州安置。繼恩在
太祖時特承恩顧。及太祖崩之夕。太宗在南
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
自是寵遇莫比。及帝時。繼恩益豪橫。頗欺罔。
漏泄機事。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
請託。帝惡其朋結。黜之。籍沒貲產。多得蜀土
僭儗之物。

仁宗即位。丁謂以罪罷。初。女道士劉德妙嘗

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既敗。逮繫德妙。鞠之。德
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
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
神像。夜醮于園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
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帝即
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
知之。謂又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
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慶曆八年夏。竦免。
初竦判蔡州。慶曆三年。召為樞密使。至京。諫。

官歐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用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用之。何以勵世。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亦力。乞毋令入見。即日詔竦歸鎮。七年。帝欲以竦平章事。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脩。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

共事。乃改授樞密使。殿中侍御史何郊論竦
姦邪不可任樞要。至是京師同日無雲而震
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
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
知河南。

哲宗元祐元年。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惠卿
初知太原。志鬱不伸。又見正人彙進。知不容
于世。懇求散地。朝廷未許。右司諫蘇轍。王覲。
廕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

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
居住。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
舍人蘇軾草其制曰。凶人在位。民不真居。司
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
之規。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
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
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
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
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始以帝堯之

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
宿姦謫之輔郡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
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
以相懽怒則反目而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
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
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迷國不道從
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
傳誦稱快焉○元符中蔡卞專託紹述之說
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䟽建

白然後請帝親劊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殿中侍御史龔夬論惇卞之惡。且曰：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忠

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臺諫陳師。錫張庭堅等亦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卞知江寧。時惇為相。兼山陵使。靈輿陷澤中。臺諫劾之。免。知越州。○御史中丞安惇有罪。免。惇為中丞。屢興大獄。士大夫或千里赴逮。訴理書牘。被禍者至七八百人。天

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謠。至是召鄒浩為右
正言。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
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為不
可復用。惇懼乞罷。遂知潭州。尋除名。發歸田
里。○蔡京有罪。免。初京為翰林承旨。殿中侍
御史陳師錫上疏言。蔡京蔡卞同惡。迷國誤
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龔夬亦言。京起
立。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寃之。頗考證其實。以
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

初入對。與京遇。京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
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
論京姦狀。臺諫陳瓊。江公望等相繼言之。遂
出京知永興軍。尋奪職居杭州。

高宗建炎三年。黃潛善汪伯彥免。初以潛善
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二人猥持國柄。嫉害
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
竒禍。中外為之切齒。時金兵橫行。群盜蜂起。
二人既無謀略。而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

王倫書卷之八
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中丞張激論二人大罪二十。於是詔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

州

寧宗開禧三年。韓侂胄罷。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請誅侂胄以安邦國。帝乃出御筆批

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
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
位。可罷右丞相。翌日侂胄朝。令主管殿前司
公事夏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亟殺之。
奪陳自强三官。永州居住。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大名人盧世榮初以言
利見。驟拜中書右丞。居數月。監察御史陳天
祥上章言其苛刻誅求。為國斂怨。將見民間
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

副錢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選法。翰林學士趙孟傳亦言世榮奸邪。帝始大悟。即命丞相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獄。世榮款伏。遂誅之。○尚書右丞相桑哥專擅朝政。凡銓選內外官。皆由於已。由是以刑爵為貨。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人心駭愕。已復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殺之。廷臣累劾其罪。帝始悟。遂

命誅之

順帝以伯顏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進封秦王。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帝患之。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燄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既又貶殺諸王。帝益忿之。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田。其姪脫脫告。帝託疾不往。伯顏固請。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

帝御玉德殿。命只兒瓦歹往柳林點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點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陛辭不許。遂行。詔復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死于龍興路驛舍。

五倫書卷之十八